**师哲汪东兴痛批李志绥 揭其荒淫私生活**

1995年2月17日，花俊雄领衔大批海外具有颇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针对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发表《关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公开信》，批判此书通过歪曲事实等手段对毛泽东以及中共进行污蔑。公开信发表后，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135名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联合发表申明《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我们对李志绥及其“回忆录”的看法》支持公开信。申明中还揭露了大量李志绥不为人知的黑暗历史，诸如一次，他家的保姆发现他同儿媳一起“洗澡”，曾骂他为畜生，这个保姆就被辞退了。以下为此申明全文:

日前，我们收到以花俊雄、董庆圆先生为联系人从国外寄来的“关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公开信”。此信已先后在美国《亚美时报》、台湾《海峡评论》和香港《文汇报》刊登。在公开信上先后署名的七十余位旅美爱国华人和台湾作家教授，均为海外具有颇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一片辱华、反共的鼓噪声中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揭露和驳斥了反动势力的恶毒图谋和卑鄙伎俩，实属难能可贵，其凛然正气，令人深为敬佩。公开信中所指责的那本《回忆录》的作者李志绥，借一度做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份，出卖民族尊严，向帝国主义摇尾求荣，献媚求富，以盗名欺世的荒诞故事，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含沙射影，造谣中伤，对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缔造的社会主义事业，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凡是有一点正义感的中国人，莫不气愤填膺，为之发指！

李志绥的所谓《回忆录》，完全是用恶意和谎言编织起来的。不仅事实本身造假，细节也造假。熟悉他的人，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的外号就叫“狐狸”，是一个说谎从不脸红的人。这本书就是活生生的证据。例如，1957年他才当主席的保健医生，在书里他可以提早两年多。他本人生于1920年，他可以改为1919年，由属猴变成属羊。他在书中说他当过中南海的门诊部主任，实际上他一天也没当过，门诊部主任一直是郑学文。他在书中说他在门诊部当选为“特等模范”，而门诊部从来没有评选过模范。他说他负责教毛主席英文，而负责教英文的是别人并不是他。小事如此，大事也如此。

例如，毛主席逝世前的抢救工作，是以陶寿祺、吴洁、方圻、姜泗长等著名专家组成的，而他在书中却恬不知耻地说自己是抢救组长。同样，保护主席遗体的工作，是由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兼保健局长黄树则牵头，吴阶平、林钧才等著名专家参加的，他却在书中大事渲染，说自己是头儿。人所共知的政治性事件，他也敢造假。例如，毛主席接见尼克松，他竟敢说是他将尼克松领进门，事实上一个医生是绝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的。他还敢胆大包天地说，一个负责人把粉碎“四人帮”这样绝顶的机密计划提前三个月就透露给他。这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因为当时此事绝无可能提上日程。李志绥编造的谎言竟达到如此离奇荒唐的地步！其他如周总理如何关起门来与他谈九大的人事安排，叶剑英如何尊重他，毛主席又如何深夜找他去谈心，议论张三如何，李四又如何，这一切统统都是假的！因为毛主席从来不对身边的人议论别人，更别说中央领导同志了。这是多少了解一点实情的人都知道的。李志绥还别有用心地丑化周恩来，说周恩来有一次向毛泽东跪着汇报，这完全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污辱！至于李志绥在书中费尽心机捏造的有关毛主席私生活的部分，可说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看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描述，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尤为气愤。他们说：李志绥虽一度当过主席的保健医生，只是毛主席外出时才跟着，平时他住在中南海南船坞，并没有同毛主席住在一起，只是有事情才找他来，而且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一向是不大喜欢医生去麻烦他的，即使有病也不大愿意吃药，更不是那种无病求医的人。至于李志绥和毛主席的关系，也绝不象他在书里吹嘘得那么密切。事实上，由于他本人作风虚伪，毛主席很有些讨厌他。而我们这些秘书、卫士、警卫和服务人员却是日夜守侯在毛主席身边的人，李志绥所看到和听到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怎么我们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过呢？李志绥向世人郑重声明，这本《回忆录》是他的经历。他“只写看到的，听到的不写”，难道这些信口雌黄的东西，都是他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是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这些事情他“一件也没看到过”吗？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一向习惯于夜间工作，往往为国操劳，通宵达旦。他住的房门是从来不关的，院门和房门各有一个警卫，李志绥杜馔的那些丑事，怕是他自己丑恶心灵的幻象或者是他本人醉心的追求吧！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一次，他家的保姆发现他同儿媳一起“洗澡”，曾骂他为畜生，这个保姆就被辞退了。“文革”期间，他还乘人之危，与一位干部的妻子在公园里出丑，被警察当场抓获，不得不派人将他领回。这些丑事证据确凿，是无法抵赖的。象这样一个人品低下、满肚子坏水的骗子，为了金钱，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什么谎言编造不出来呢！

公开信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广大的中国人民，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样的人而感到光荣。人们之所以尊敬他，怀念他，是因为他有一个崇高的政治理想，并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奋斗终身。在奋斗的过程表现了令人折服的勇气、魄力和无私的品格。更重要的，他让观点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而今天有人所以还要污蔑他，攻击他，正因为那么多的中国人仍然尊敬他，怀念他，向往他指出的道路。”

这段话实在说得好极了，可以说完全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声。凡是有正义感的，站在大多数人民利益立场上看问题的中国人，都会作出这样的判断。而且我们还可以说，毛泽东不仅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立下了丰功伟绩，即使在个人生活上也是艰苦朴素的、廉洁勤劳的和光明磊落的，同一切堕落腐化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是帝国主义及其走卒泼来的几桶污水所打不倒的。单凭满腔仇恨把他涂抹得象荒淫无度的封建帝王那样，象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政客那样，能够让人相信吗？只有不动脑筋的人或只用脚板皮思考问题的人才会相信。

公开信还回击为《回忆录》摇旗呐喊撰写序言的黎安友说：“黎安友说这本书是至今为止最能暴露毛泽东真实面目的书，我们认为这本书所暴露的不是毛泽东的真面目，反而恰恰是李志绥和黎安友堕落和下作的真面目。”一语中的！围绕着这本书的出版，其前台表演者及幕后策划者（包括作者、译者、出版者、评介者与匿名的参与者、支持者），其手段之卑鄙，用心之恶毒，笔法之下流，以及其后台老板对出版界、新闻界、学界动员之广泛，规模声势之大，在历来国内外的政治斗争中也颇为罕见。人们惊奇地发现，哦，原来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们，今天已堕落到这样可怜的地步：他们既不敢进行理论上的争辩，又无任何事实根据可做佐证，只能求助于下流无耻的人身攻击和谣言的反复散布。其卑鄙的政治目的，不仅是妄想搞臭中国人民和世界共运的领袖，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涂抹得漆黑一团，而且是对中华民族的莫大污辱！

为了表达炎黄子孙的共同义愤，我们对公开信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对《回忆录》的的幕前幕后的炮制者表示最强烈的谴责！我们民族的尊严、祖国的尊严、人民革命的尊严，是不容许侵犯的。我们必须回击国内外那些披着人皮狼狈为奸的鼠窃狗偷们！

伟大的东方巨人毛泽东将永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一切民族败类及其支持者的污蔑都是徒劳的！

签名者：

师哲（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办公室前主任）

叶子龙（中国共产党中央前主席秘书）

汪东兴（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前主任、警卫局局长兼毛泽东主席卫士长）

黄树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前副部长、毛泽东主席保健医生）

申虎成（毛泽东主席行政秘书）

高智（毛泽东主席机要秘书）

高富有（原毛泽东主席驻地警卫连连长、国务院参事室第一副主任）

李银桥（毛泽东主席卫士长）

王鹤滨（医学家、教授、毛泽东主席保健医生）

郑学文（女，愿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中央保健局保健处长）

王宇清（毛泽东主席卫士、警卫科长）

韩桂馨（毛泽东主席家庭工作人员、李银桥夫人）

李连成（毛泽东主席卫士）

田云玉（毛泽东主席卫士）

张木奇（毛泽东主席卫士）

吴连登（1964年至1976年9月，任毛泽东主席家务、生活管理员）

顾作良（1963年至1972年，任毛泽东主席膳食管理员）

周福明（1960年至1976年9月，任毛泽东主席卫士）

杨根定（原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干部，负责毛泽东主席驻地警卫工作）

佘兴发（愿中央警卫团分队长，负责毛泽东主席驻地警卫工作）

刘吉茂（愿中央警卫团区队长，负责毛泽东主席驻地警卫工作）

朱德魁（1958—1964年任民主扫帚星专车司机）

卢鸿盛（毛泽东主席驻地警卫战士）

张越（原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毛泽东主席警卫工作）

张长胜（原中央警卫局警卫秘书，负责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首长保卫工作）

李正泰（原中央警卫团文化教员）

缪俊胜（原中央警卫团参谋，负责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首长警卫工作）

脱德良（原中央警卫团政治指导员，负责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首长警卫工作）

韩宝贵（原中央警卫团参谋，负责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首长警卫工作）

王遂良（原中央警卫团副分队长，负责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首长警卫工作）

王先举（原中央警卫团副政治指导员，负责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首长警卫工作）

李民（原中央警卫团分队长，负责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首长警卫工作）

辛新民（原中央警卫团分队长，负责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首长警卫工作）

刘光荣（原邓小平卫士长）

牛相英（原朱德卫士）

靳山旺（原宋庆龄警卫秘书）

尚寅斌（原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

张凤玲（女，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沈菊华（原解放军总医院义务人员）

侯波（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原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首长身边摄影记者）

王岚影（歌唱家，原战友歌舞团演员）

马文瑞（全国政协前副主席）

吴冷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魏传统（老红军，人民解放军将军、诗人、书法家）

李尔重（原河北省省长、作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

朱仲丽（医师、作家、中华医学会荣誉理事）

王季青（国家教委原巡视员，王震夫人）

王泽民（《人民日报》前国内政治部主任）

李真（老红军，人民解放军将军、书法家）

张贤约（老红军，人民解放军将军）

曹思明（老红军，人民解放军将军）

史进前（将军、书法家、原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华楠（将军、新闻家、原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黄英夫（老红军、将军、原武警总队副司令）

张常海（《中流》杂志社社长，原《光明日报》总编辑）

栗栖（《心潮诗刊》总编辑）

彭绪一（原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资深军官、军事评论家、香港《中华热土》社总指导）

邓斌（武汉市政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李安士（教师、柳直荀烈士夫人李淑一胞妹）

曹禺（戏剧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臧克家（诗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

名誉会长、《诗刊》顾问）

林默涵（文艺理论家、《中流》杂志主编）

欧阳山（作家、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会长）

贺敬之（诗人、剧作家、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

徐肖冰（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

胡可（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瞿维（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胡朋（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

钱丹辉（诗人、陕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魏巍（作家、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

朱子奇（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陈涌（文艺理论家、《文艺报》总编辑）

杨柄（文艺理论家、诗人）

陆梅林（文艺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郑伯农（文艺理论家、《文艺报》总编辑）

周良沛（诗人、作家、诗评家）

刘绍棠（作家、中国文联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柯岩（女作家、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

程代熙（文艺理论家、《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

刘朝兰（女作家、一级电影编剧、《中流》杂志副主编）

麦辛（《中流》杂志副主编、高级编辑）

江波（作家、《中流》杂志特邀编委）

陈志昂（音乐家、《中流》杂志特邀编委）

潘仁山（文艺评论家、《中流》杂志特邀编委）

李钧（诗人）

郑永惠（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邓湘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办公室负责人、研究员）

李润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办公室编辑、研究员）

王继忠（杂文作家、山西灵丘县委政研室主任）

栾保俊（上海《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

刘金（杂文家、《文学报》前总编辑）

曾文渊（《文学报》副总编辑）

方家文（上海市文艺创作协会会长）

刘荣庭（上海市文艺创作协会理事、书法家）

于逢（作家、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副会长）

罗源文（作家、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梵扬（作家、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副会长

楼栖（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衡（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天平（作家、副教授）

谭志图（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徐乐义（全国政协委员、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陈窗（安徽省延安文艺研究会执行副会长）

黎洪（安徽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编审）

陈向东（安徽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编审）

陶有法（安徽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编审）

陆庭植（原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王治家（原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校报编辑室主任、一级组织员）

方明（安徽省老年书画联谊会副会长）

萧克非（合肥包公研究会副会长）

梁长森（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陈永镇（中国美协理事，安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黄书元（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

曾德方（安徽文艺出版社副编审）

周步青（安徽省新华书店党委书记）

袁秀君（合肥市文联名誉主席、编审）

孔凡仲（安徽省新闻出版报副总编辑、副编审）

李安邦（安徽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黄振平（105中心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田日祥（105中心医院主任医师）

万振亚（83480部队副参谋长）

狄循（安徽省军区原副参谋长）

雷兴隆（安徽省广德县人武部原部长）

张祥（安徽省六安军分区原顾问）

贾文昭（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吕美生（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器友（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刘秉书（安徽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孔正毅（安徽大学中文系讲师）

徐林祥（安徽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

肖雷（合肥工业大学社科系副教授）

陈啸（合肥联合大学宣传部副部长）

王季琨（合肥联合大学教授）

王祝生（合肥联合大学副校长）

孙成才（军队驻徐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附：海外华侨华人著名人士和侨领关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公开信**

**1995年2月17日**

去年秋天，曾经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同时出了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回忆录英文版由美国的 Random House 出版，书名“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Mao（毛泽东的私生活）”。中文版由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出版，书名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的出版引起美国媒体的高度重视，在出版前夕，New York Times头版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周刊刊出全书摘要。一些知名的学者也纷纷发表书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ndrew Nathan（黎安友）更是积极参与这本书的出版并特别为它写了前言。

这是一本以丑化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为主旨的书。李以毛的私人医生的名义，对毛的性生活描绘了一些所谓内幕丑闻。用男女关系的问题，攻击政治上的对手本是常见的手法。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非毛的潮流，社会上关于毛的私生活议论很多，也起了一些短期的作用，但十年之后，毛泽东又成了广大中国人民最尊敬的历史人物。很明显的，多数中国人民尊敬他，并不是因为他是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那些力图丑化他的人，之所以至今还仇恨他，大约也不是基于他私生活方面的原因。

对历史人物性生活方面的人身攻击，一般而言没有反驳的必要。然而书中那些无中生有的“丑闻”竟成了美国媒体注意的焦点，无论是记者的报道，或黎安友等学者的评论，都津津乐道地转述李所公布的独家秘闻；指控毛泽东是荒淫残酷的封建暴君，共产党行残害人民的暴政等等。读过此书，我们发现中英文本有一些微妙的出入，而可看出这本书对毛泽东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和污蔑，已经远远超过了表达个人意见正当的范围。此外，在主流传媒中为此书造势捧场的文字，特别是一些以“中国通”自居的学者和记者借题发挥的种种谬论流传甚广，不仅丑化了毛的形象，也侮辱了广大中国人民。如黎安友的前言，便是一篇严重辱华的文字，通篇充斥着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流行的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八股偏见，充分暴露了文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轻蔑。对于这样的论调，应该有中国人迎面作出批驳。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中国面临一个历史的时刻。李和黎的言论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其中反映了一些所有关心民族尊严和前途的人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以下是我们对这本书和其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的共同看法。

**书中内容究竟有无根据？**

李志绥医生对毛泽东的指控和攻击究竟真实性如何这一点可以从李医生的行文和中英文的差异来判断。这本书以暴露毛私生活的丑闻为号召，但所谓揭发丑闻，往往只是在回忆所见所闻的中途插上一句对毛的性生活的骇人听闻的描述，而没有拿出可资佐证的事实材料。正是这些没有根据的描述，成了主流媒体热衷传播的所谓丑闻。举例而言：全文在很多地方一再提到毛泽东参加舞会，有很多年轻的文工团员和他共舞，这本是中国民众知道的事情。叙到这里，他总会提醒读者一个他所掌握的独家内幕，说这些年轻美丽的文工团员，很多与毛有性关系，有些“备感荣耀。引介亲姐妹，共沾雨露”，但是象这样惊人的独家内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者，都会向读者作具体的事实说明， 因为事关毛的形象及女当事人的名誉，也涉及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感情。而李志绥医生却不交代：他究竟有甚么根据？在众多传闻之中，他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是哪一部分？

李医生在行文之中，凡是他亲自见闻的与毛有关的，即便平凡无奇的小事，他都详细的记述，而且往往细得让人难以置信。此外书中还有揭发其他人男女关系的内幕，如李银桥、邓小平等，他都讲了细节，为甚么全书的要害，最惊人的关于毛的性生活的内幕，他语焉不详，一笔带过？因为他没有掌握任何事实的根据。

**中英文本对照暴露了其中的弄虚做假**

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出了中英文两个版本。仔细对照中文本和英文本，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玄机。首先看到的是中英文本大体一致，但恰恰在所有最引人注意的有关毛泽东性生活的，也就是全书要害的地方，中英文本有重大的出入。且举几个例子。

在媒体中很引起兴趣的一个‘丑闻’是毛患有性病，并传给他的女友。实际上原书不论中文本英文本都不敢直接说毛曾患性病。英文本提到毛有性病的只有一处：“性生活如此之多，性病实际上是不可免的”（英文本P．363），接下去就叙述毛染上了滴虫病而非任何性病）…传染给他不计其数的女友。在中文本里相应的地方中文本第349页）却没有影射毛有性病的那一句话。中文本任何其他地方也都没有叙述或影射毛有性病的文字。

可是， 黎安友的前言却偷天换日地说：‘…性病在毛的女友中蔓延。’对于这句话，中译本改成了“滴虫病在毛的女友中蔓延。”为甚么李志绥要改黎安友的前言，在中文本里把性病两个字删掉。道理很简单，滴虫病是由寄生虫引起，很容易通过衣物传染，而不是什么性病。如果毛有性病，李志绥医生一定能说得出病名。李志绥不敢公然造假说毛泽东有性病，于是不惜擅改黎安友所撰前言。至于英文本前言中所谓毛有性病的丑闻，完全是为了在英文媒体造势的需要捏造出来的。

书中说毛行道家采阴补阳的房中术，中文本是这么说的：“毛在67岁那时成为道家的实践者，性的功用是延年益寿，而不单是享受”（中文本第343页）。英文本却在这一句之后，加了一句：“他最高兴和最满足的是和几个女人同时共睡一床，他鼓励他的床伴，介绍其他的女人来集体性交，说是可以健身益寿。”（英文本P．358），英文本中讲到集体性交的还有一处：“就在这文革高潮时，毛有时和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女人同眠。：然而就此一句，没有任何解说，怎么样看到的，谁看到的，完全不提。中文本则全书从头到尾没有集体性交的说法，原因很明显：中国人一眼就会看出个中破绽。而李在BBC电视节目访问中是这样说的：中国的农民没有其他的娱乐，（性）是唯一的消遣。姑不论中国农民究竟如何，这样的说法首先暴露了李志绥本人是如何的心态。

**这是本什么样的书？**

由中英文对照看，这是世界出版史上少见的书。英文版列出原著人是李志绥，英译者戴鸿超；中文版本的封面列出的原著人是李志绥，英译戴鸿超，中译李志绥，然而没有说明哪一个文本是原著。如果原著是英文，为何要有英译本？如果原著是中文，为何又有中译本？何况中英文本之间有很多的出入。我们认为，这本书名为个人的回忆录，实际上可能并不此单纯。英文本在前言中指出黎安友从头就参加了本书的出版，另外还有专人负责参考核对已出版的有关毛的著作，其中一个外国人参与了英文本的写作，另一个中国人参与了中英文的加工。在中文本的谢言里却不提这个内情，也忘了感谢那个中国人的贡献。从英文本与中文本不同之处可以想见，有人根据中文材料改动加工，上文举了几个所谓丑闻的例子，中文本没有，却硬编造出来塞在英文本里。除此之外，英文本（P．314-315）有一条与毛的私生活无关的丑闻：邓小平在59年庐山会议期间，让一位护士怀孕，后来强迫打胎，中文本把这一段也删掉了。

书中关于周恩来邓颖超的描述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内幕，但行文之间，对二人却尽是人身攻击的用词，骂周是毛的奴隶，对毛唯命是从，是奴性十足的忠犬，一付老门房的模样，周的夫人邓颖超极端自私自利，邀宠固位，是泥鳅样的人物。

**听其言而知其人**

李志绥在媒体中被包装成一个诚实的人，说他的的回忆录是诚实的记录，但从李志绥的言行看起来，实在与诚实相去太远。李志绥在毛身边二十多年，得到毛的信任，更是汪东兴的亲信，参与了上层的派系机密，就连绝密的逮捕四人帮的行动，他也参与。毛去世以后，事业受到了些挫折，失去了院长的高位，之后来到美国。毛生前他跟着毛泽东和共产党走，被视为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到了美国，又能得到反共学者的宠信，靠丑化毛泽东共产党来谋生致富。

此书有两个版本，两种内容，处处玩弄手脚。这样的作者分明是欺世盗名的骗子，怎么能说是诚实可信的见证人呢？当然，政治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任何人也都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权利。但是做人要有基本的人格，作为中国人更要顾惜民族的尊严。李志绥为了私利不顾医护人员的基本信条，在书中公开有关毛的生理健康的种种材料。他把因工作关系而获得的国家机密当作可以出卖的商品；他伙同帝国主义反华的人，捏造事实，对毛泽东进行污蔑和人身攻击。不论是根据中国还是外国社会的道德价值和法律的标准，这样的言行都是正直的人所不齿的。

黎安友把李志绥污蔑捏造的回忆录吹捧成是记录史实的著作。说是比照其他著作可以证实书中的许多细节，但这本书原本就是参考对照其他的著作写成的。英文的谢词中已经透露。与其他的材料符合，又能证明什么，黎安友的说法，实在是信口欺人之谈。他把李志绥有关所谓丑闻的议论说成是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我们认为这是违背学术基本原则的做法。

李和黎的言论不仅是攻击毛泽东，也是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他们把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全盘否定，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一项灾难。解放后的中国比国民党时期不进反退。按照他们的逻辑，难免得到一个结论：生活在共产暴政之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或者是敢怒而不敢言，或者是愚昧无知。更有甚者，黎先生的前言充分暴露了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偏见和对中国人的轻蔑。他恶毒地辱骂毛泽东和他身边的人：“女人如上菜般轮番贡入”。全国的党军政治处征召大批少女献作他的床伴；同时却吹捧李志绥的“外国气质和西方的仪态”，在“板着脸的”中国人间特别突出。在他的眼中，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愚昧无知的农民，只有少数象李这样有西方训练和外国气质的中国人能和他一起把中国人民带向现代化的前途。黎的周围环绕了一批所谓民运精英致力于他所策划的“宪法项目”。在他的眼里，亿万中国人民，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但只有他黎安友才能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做历史的裁决。他根据一个医生的“丑闻”就可以全盘否定中国人民的道路。

另一方面，文化帝国主义者也需要李志绥这样的中国人，去代传西方的福音。可忧的是在中国象李志绥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两个。李志绥自称要为历史做证人，揭发中国共产党的暴政，这样的历史证言，竟然先靠人捉刀，用英文发表，然后出口转内销，翻译成中文。中国人要诋毁自己中国人所走的道路，竟然要在外国电视上来进行。美国的主要媒体，象CNN，纽约时报，和黎安友这样的学者，都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历史道德领域的裁判官。

**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光荣**

毛泽东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广大的中国人民，因为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这样的人而感到光荣。人们之所以尊敬他，怀念他，是因为他有一个崇高的政治理想，并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奋斗终身。在奋斗的过程中表现了令人折服的勇气、魄力和无私的品格。更重要的，他让广大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而今天有人所以还要污蔑他，攻击他，正因为那么多的中国人仍然尊敬他，怀念他，向往他所指出的道路。

对政治人物进行严肃的评价，应该问的是他在公共领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不是用卑鄙的眼光去猜测他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关起门来在做什么。今天一些反毛的人再次想用性关系的问题来攻击毛泽东，但作为一个历史的人物，恰恰是在妇女解放的领域里面，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在解放后的中国带来了全世界瞩目的成就。让人们看到了性别歧视的制度性的根源是可以被清除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是可以被打破的。蓄妾、娼妓等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从新中国的土地上消失了。这样的成就不仅与旧的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也是足以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的。

黎安友说这本书是至今为止最能暴露毛泽东真实面目的书，我们认为这本书所暴露的不是毛泽东的真面目，反而恰恰是李志绥和黎安友堕落和下作的真实面目。

无可否认的，百年来，备受强权欺凌、宰制的一个弱国，在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变成了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这完全是因为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众之中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情，走出了一条帝国主义者所不愿见到的道路，也取得了黎安友的前辈的文化帝国主义者所不曾梦想到的成绩。

中国正面临了极其光明的契机但前途道路上也不免险恶的风浪。之所以光明，主要是因为在毛泽东领导之下，走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过去的血汗，打下了民族振兴的基础，之所以有危险，就在于帝国主义者不愿见到中国的兴起，而中国人里面还有太多人甘为他们的文化先锋，在中国民众之中散布文化帝国主义者的论调，把民族主义说成是义和拳思想，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灾难。黎安友李志绥这一批人今天所以如此嚣张，无非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和政府软弱可欺，对于这样的侮辱和挑衅，大约总是处之以沉默和姑息。行动才能御侮，团结才有力量。对于这样的行为必须迎头痛击。否则，媚外求荣的歪风将越吹越甚，文化帝国主义的盛气更将不可一世。

**公开信署名者：**

花俊雄，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巫正夫；李腾芳博士；谭南平；王中平，洛杉矶华夏政略研究会；李荣武；王津平，统一联盟秘书长；韩东平；龚忠武博士；黄嘉平；董叙霖博士；王春生，亚太妇女小组；叶先扬，加州大学教授；翁启元博士，华盛顿战略研究会；杨重光；王晓波，海峡评论社长，世界新闻大学教授；许建康；程君复，天普大学教授；黄哲操，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李和；桑湘明；王丽清，亚美艺术基金会执行理事；徐守腾；张圣辉博士；杨高雄博士；景埃埃；王颜铸，霍华大学教授；居乃虔；林长杰；苏庆黎；赵珉；董庆圆博士；陈映真，人间杂志发行人；张世雄，中华两岸文经贸促会秘书长；刘生余博士；林国炯博士；朱立创；毛铸伦，统一联盟主席，中兴大学教授；姜思章，统一联盟执委；林碧芬，统一联盟执委；梁电敏；林书扬，政治受难会创立会长；林丽峰，政治受难会现任会长；陈钦赐，统一联盟执委，中医学院教授；唐志远，教师人权促进会会长，统一联盟执委；廖天欣，远望杂志社长；张敏生，统一联盟经委会召集人；汪立峡，劳动党中常委，中枥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行博士；印铁林；潘家牛，亚美文化协会；关文亮；许登源；孙大成，纽约大学机械系教授；戴新生，中国科学院数研所研究员；雁湫博士；凌志；朱众惠；萧文鸾；阮建平；林梅芝；缪思丹；迟中博士；金宝瑜，密西根社区学院教授；顾维宽博士；沈颂祺博士；周本初博士；谢宗海博士（部份名单）